

HUNCI
婚刺
下

瑛子
♥
作品

婚刺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第四部
谜局

紫月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兼职工作，是为一家主营园艺工程的公司做设计。当然是小公司，不需要坐班。按计件付酬。园艺设计虽和建筑设计相隔十万八千里，但都是设计。紫月也没蒙人，个人兴趣方面确实持续地喜欢并研究过园艺艺术。老板答应让紫月试试。公司小，门槛就低，凭实力吃饭，活干好了给你钱，干不好一分没有，老板也不吃亏。

很快接了一单给私家别墅进行园艺设计的活儿。紫月连夜上网，临阵磨枪，查阅资料，浏览国外著名园艺景观，企图从中寻找灵感。战斗三个通宵，熬得双眼通红如小兔子般，总算拿出三份不同风格的初稿。三份初稿，只要客户看中一份，就可以拿到一千到两千的设计费。紫月欣赏着自己的作品，兴奋得睡不着觉。她不容作品有一点瑕疵，反复修改，直到自认为完美。

老板也点了头，传给客户看。别墅的女主人，那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女子，通过邮件看过初稿，不到一分钟，就将三个方案全给毙掉。女主人很愤怒，打电话给老板，“口口声声说为客户提供一流的园林绿化与室内景观设

计，信誓旦旦地保证用的是一流的设计师。室外台面居然用大理石，时光倒流十年还可以对付着用。可现在是什么时代了？不懂与时俱进还在这一行混什么？”

一流的设计师那也得有个大致范围。国际一流还是国内一流？省内一流还是市内一流？老板是承诺一流，可没承诺公司范围之外的一流。小公司刚开张没多久，前面招过几名设计师，都是干不到两个月就不知何故跳槽了。现在又招了两个，较之另一名中专毕业的姑奶奶，在老板眼里，紫月好歹是科班出身，在眼下的公司里当然算是一流的了。

老板压住不快，握着话筒，赔上笑脸，“张太太，那您能否指教一下，室外台面怎样用材叫与时俱进？”

“玉！听明白没？用玉！”

老板一惊，“玉，品种繁多，不知您想要哪一种？河南独山玉还是辽宁岫玉？新疆的和田玉还是缅甸翡翠？用玉没问题，不过您也得做好准备，玉台、玉桌、玉凳子，造价不是一般的昂贵。”

别墅女主人很愤怒，“人造玉！这个还要我教？要达到缅甸翡翠的品相，价钱不用考虑！你们到底懂不懂？到底是不是专业做园艺的？用的到底是不是专业的设计师？什么都不懂就敢开店蒙人？不行就换公司，别把客户当白痴！”

老板扣下电话，一转身便打电话将怒火发到紫月身上，“哎，小程，你是不是忽悠我？口口声声说这也能干那也能行，到底能干什么？你到底是不是专业干设计的？人造玉你用过没有？懂不懂得因人施材？这种消费水准的客户，你怎么不知道先把造价高的材料往上用？”

老板下面的话没说出来，但紫月听出来了——不行马上给我卷铺盖走人，那发泄的声音将这层意思表达得一清二楚。紫月恨不能一脚踹掉他，然后永生不再搭理这个藏在卷闸门后、在工商局注册名单上找三天三夜也未必找得着的公司。

可是，理智告诉她，万万不能这么干，不能意气用事，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随心所欲。冷静下来，她回电话给老板，承认缺点，剖析不足，恳求老板再给她一次机会。老板哼哼叽叽地答应了。放下电话，紫月心情沮丧，心里反复地问自己：这是我吗？这还是我吗？

又吭哧吭哧苦干了两个晚上，反复与客户交流，总算让客户点了头。老板也算守信用，在按图施工的头一天，往紫月账户上打进了一千块钱。

这天下班后，紫月顺路到菜场买了菜，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扎上围裙，一头扎进厨房，做蔬菜饼。橙橙不爱吃蔬菜，她不得不想方设法给她补充各种蔬菜养分。康复中心晚上八点之前允许探视，她必须赶在这个时间之前做好了送去，并留出哄女儿吃饼的时间。虽说每周末就可以接橙橙回家，但紫月还是不适应，自女儿出生母女俩几乎没分开超过三天的时间。突然间一周见一次，紫月受不了，心里一下空空的。每天下午下了班，她总是不由自主地往那儿跑。杂志社与康复中心刚好在两个方向，打出租车成本太高，以目前的经济能力根本不能承受，坐公交一次不行，要倒一次。紫月干脆先从单位回家，做好了吃的，带上再去康复中心。中心一年收费二十万是包含吃喝的，并且营养搭配得相当科学，可紫月还是不放心，担心不可女儿的口。每天紫月匆匆回家做了吃的再送去，而自己吃饭和休息的时间，自然而然地被挤掉了。

不到一个月，紫月又瘦下去七八斤。不光中心的人制止她，张巧燕也不止一次呵斥她，“你这样下去哪行？这是个长期的事。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个疗程三年。你能天天都这么折腾？”一开始，紫月管不住自己。哪怕女儿不说一句话，哪怕她对妈妈视而不见，看到妈妈就像看到陌生人，哪怕紫月只是远远地看一眼，看到女儿在那儿，看到女儿可以吃东西，看到女儿可以玩，紫月心里也会有莫大的安慰。在母亲的劝阻下，紫月减少了探望女儿的次数。由一天一次改为两天一次，再改为一周两次。每次去，都烙两张蔬菜饼。烙饼这事张巧燕是可以帮忙的，但紫月不让。择菜、一叶一叶地仔细洗净、用开水烫去农药、用纯净水和面，每道程序，紫月都要亲力亲为。

这天，紫月正做着饼，门铃突然响了。

张巧燕感到疑惑，“谁啊？紫月，你有朋友来吗？”

自打程家落魄，尤其是搬到这种地方后，早就门前冷落，更何况又是这种时间。

紫月摇了摇头，也感到疑惑，“没有朋友，会不会是橙橙爷奶奶？”

“这对老东西，脸皮真够厚的，还来？”张巧燕边骂边快步走到门边。

开了门。一个五十多岁的陌生妇女站在门口。

妇女一脸憔悴。张巧燕吓了一跳，“找谁啊？”

“程紫月住在这里吗？”来人直截了当地问。

张巧燕点点头，一脸困惑，“您是？”

“我姓吴，吴玉卿，能进去说话吗？”

张巧燕摇摇头，将门把得严严实实的，“吴玉卿是什么人？我不知道啊。”

“妈！”紫月解下围裙，从里面走过来，望着门外陌生的妇女，“阿姨您好，您找我？”

吴玉卿目光专注地望着紫月，“你是程紫月？”

紫月点点头。

“能进去说话吗？我有事和你谈。”

紫月拉开母亲，将来人让进屋。

客人做了自我介绍：她是许运东的母亲吴玉卿。

许运东是黄婉萍的前夫，紫月不熟悉。自打橙橙被学校劝退，黄婉萍这个名字基本上从她的人生里消失了。至于她的前夫，她更是无半点交往。黄婉萍前夫的母亲突然找到门上，这就不能不让人奇怪了。

“很冒昧，可是我不能不来。”

紫月一脸茫然。

“我来找你，是因为你孩子的爸爸，如今和我的前儿媳鬼混在一块。”

紫月的表情由茫然变愕然，“你说什么？”

张巧燕也将一双眼睛睁得老大，盯着吴玉卿看。

吴玉卿一字一顿地说：“我说，程紫月，你的前夫和我儿子的遗孀生活在一起。”

“赵斯文和黄婉萍住在一块？”紫月终于听明白了，大脑嗡地轰鸣起来。

吴玉卿斩钉截铁，“对！”

“他们都在北京？”紫月稳了稳情绪。

“没有，他们都在青岛。”

紫月如遭雷击，瞠目结舌。他们俩为什么在一起？怎么回事？

张巧燕双眼一瞪，“姓吴的，你胡说什么？赵斯文现如今漂在北京，黄婉萍她只不过是橙橙以前的班主任。他们怎么可能在一起？”

吴玉卿不慌不忙，声音很沉重，“什么北京？那是蒙人的鬼话！他们俩现在同居，就住在青岛的一个高档小区，住了好几个月了。我也怕自己弄错了冤枉好人，跟踪他们都好几回了。那两人化成灰我都认得出来。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儿，你我素昧平生，我不可能千里迢迢跑到你这儿来杜撰故事！”

张巧燕怒不可遏，暴跳如雷，疯了一样，“赵斯文这个吃枪子儿的王八蛋，离婚这才几天？怎么跟孩子的老师勾搭到一块了？这老师也真够贱的，怎么跟学生家长鬼混呢？我说呢，这个黑了心的王八羔子怎么连老婆和孩子都不要了呢？是不是早就勾搭上了？”

紫月竭力让自己保持冷静，注视着吴玉卿的眼睛。这是一双写满沧桑的长辈的眼睛，一双不知被丧子悲痛浸泡了多长时日的眼睛。拥有这样眼睛的人，怎么会说瞎话？

赵斯文与黄婉萍？这是真的吗？什么时候开始的？难道？莫非早有私情？如果私情发生在赵斯文与紫月离婚之前，那么自己曾经百思不得其解的、难以和谐的师生关系，赵斯文一意孤行为孩子转学的固执行为，赵斯文执意要离婚的行径，顷刻间就有了答案。

气愤、羞辱、委屈霎时涌上心头，紫月突然觉得胸口发闷，头晕目眩，有些站不稳。吴玉卿一把扶住她，“小程，小程……”

张巧燕一眼瞥见紫月突然苍白失血的脸，登时吓坏了。怕刺激女儿，她不敢火上浇油了。她忍住一腔怒火，一把推开吴玉卿，抱住女儿，“紫月，你没事吧？紫月，他不是人，我们不能太把他当回事了！”

扶紫月在沙发上坐下，张巧燕忍不住落泪了。

好一会儿，紫月回过神来。她克制着胸内翻涌的羞辱和怨愤，保持礼节，向吴玉卿道：“阿姨，我跟赵斯文早已经离婚了。对他离婚后的私生活，我没兴趣了解，您和黄婉萍的恩怨，跟我没关系，我也不想知道。您还是回去吧。”

吴玉卿的眼泪顺着面颊的褶皱滑下来。她目不转睛地盯着紫月，“如果前夫与人私通，导致了别人丧失性命，也和你没关系吗？因为他们作孽，一个活生生的人离开人世，你能视而不见吗？自己的男人背叛婚姻，插足别人

的家庭，害得别人家破人亡，作为妻子，你就没有责任吗？”

紫月的眼泪唰唰地流下来。她捂住双耳，突然撕心裂肺地喊起来：“别告诉我！不要让我知道！他和谁的孽情跟我都没有关系！人命的事您找公安局，找警察！我帮不了您的忙，我和这个男人没有任何关系了！他的事不要告诉我！”

张巧燕流着泪，连忙推了推吴玉卿，“你快走吧。她的压力已经够大了，别再让她受刺激了。”

吴玉卿叹了口气，摇摇头，站起身，准备离开。刚走到门口，紫月又突然拦住她，“吴阿姨，你说吧，既然来了，你想说什么就都说出来，你认为我应该了解什么，都说出来吧。”

吴玉卿转过身，看着满脸泪痕的紫月，点了点头。

许运东是独子，对父母非常孝顺。即使投资失败陷入债务危机，也雷打不动地每天给老家的父母打电话报平安。以吴玉卿对儿子的了解，儿子从小性格阳光，积极奋进，对“自杀”这种人生选择一向持鄙夷态度。尽管后来债台高筑，但他从没有消极逃避过，而是一直积极地寻找解决途径。卖股票基金，抵押房子办贷款，债务已经解决得差不多了，根本没到自绝生命的田地。他还有很多待完成的计划：努力工作换大房子，然后将父母接过来，照料父母的晚年生活……因此，一旦进入工作状态恨不能一天当成两天过，每项任务都完成得堪称出色，他的敬业爱岗在同事间是有口皆碑的。这一切，不是他跟母亲夸口的，是他记录在手提电脑的电子日记中，吴玉卿整理儿子遗物时看到的。

许运东去世至今，吴玉卿和许父没睡过一个囫囵觉。儿子个性乐观，有思想、有主见，根本就不是一个会轻易自杀的人，更不可能因与妻子发生口角，就冲动跳楼。吴玉卿与老伴跑到当初办案的公安局，找到当事警察，提出对儿子“自杀”结论的严重质疑。警方很重视，围绕许运东所有社会关系进行重新排查，找不到“非自杀”或“他杀”的任何支持，所有证据都指向“自杀”，因此二轮排查的结论仍然是“自杀”。警察告诉许家老夫妇，法律讲究证据，没有证据就没有发言权。吴玉卿和老伴不得不接受现实，可又实在不甘心，无论如何他们无法相信儿子会自杀。

黄婉萍丧夫之后不足一年，便与离婚男人赵斯文生活到一起，他和她之前是否就有私情？吴玉卿怀疑，儿子的死必然与黄婉萍脱不开干系。而深爱妻子的许运东，在生活中大事小事都让着妻子，是什么事让他无法容忍，导致深夜与妻子争吵？只有一件事才会挑战他忍耐的极限：发现妻子的隐秘私情。

吴玉卿费尽周折，好不容易打听到赵斯文前妻程紫月的新住址，就是希望获得紫月的帮助，寻找黄婉萍与赵斯文偷情的证据。作为赵斯文的前妻，一个受害者，一个遭到背叛和欺骗的女人，是否能够提供赵斯文与黄婉萍曾有私情的有价值线索？

为了弄清楚这一切，吴玉卿和老伴重返青岛，租了房子住下来，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

“打死我也不相信儿子是自己跳楼的，这事太蹊跷了。我就是拼上这条老命，也不允许杀我儿子的凶手逍遥法外。凶手必须被枪毙！只有让真正的凶手伏法，才能告慰儿子的在天之灵！”吴玉卿老泪纵横。

紫月流着泪，一字一顿地说道：“吴阿姨，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我也不会放过他们的，作恶的人必须要付出代价！”

张巧燕咬牙切齿，“丧尽天良啊！他们怎么可以干出这么没良心的事！”

吴玉卿起身告辞。

紫月坐在沙发上，双目发呆，面色苍白，双手直抖。

张巧燕看到女儿受刺激不小，担心出事，寸步不离地陪在紫月身边，把女儿两只冰凉的手握在手里，“月，月啊，别这样，别吓着妈啊。妈就剩你一个人了，你可不能有什么事啊。你要是有个好歹，妈也活不了了！”

紫月把手从母亲的手里抽出来，从沙发上站起来，“妈，我出去一下。”

“去赵家吗？”张巧燕也站起来，紧张地望着女儿。

“我得把事情弄清楚。”紫月流着泪自言自语，“这是个阴谋。”

紫月换了件衣服，抬脚从家里冲了出去。

张巧燕看到女儿发黑的脸色，丝毫不敢懈怠，慌忙跟了出去。

已是夜里十点。按照以往的习惯，赵洪波与郑绪芳应该已经洗漱过，该

上床休息了，可是，紫月已经无法顾忌橙橙爷爷奶奶的老习惯了。她一直觉得自己的克制力是一流的，尤其是克制愤怒的能力。可是这一夜，这一能力一下子降到了零。前所未有的地，她感到再也无法控制自己。胸膛里仿佛噼里啪啦地燃着一团火，如同炸药被推上了枪膛。如果不把炸药射出去，紫月觉得，自己可能要被活活炸死。

紫月和张巧燕从出租车里钻出来，向楼上走去。房子里还亮着灯。

爬楼梯走到门口，紫月上气不接下气，伸手摁门铃。

门开了。赵雯丽站在门后。看到嫂子和张巧燕，她大吃一惊，借着灯光再看嫂子和张巧燕的脸色，更是吓了一跳，“嫂子，出什么事了？橙橙出什么事了？”

赵雯丽首先想到的，是橙橙在康复中心出了什么意外。

紫月黑着脸，“爸妈呢？”

赵雯丽回过头，仰起脸，朝阁楼上喊了一声：“爸，妈！嫂子来了！”

通往阁楼的木质楼梯狭窄而陡峭，静静地斜倚在房屋的一角。紫月拔腿奔过去，噤噤地爬上楼梯。张巧燕一步不落地跟上去，这种时候她绝不能离开女儿半步，万一发生不愉快或冲突什么的，她绝不能让女儿吃亏。

阁楼上有一个小房间，里面有张单人床。以前赵斯文和紫月发生不愉快，回爸妈这儿避难，偶尔会在小房间里住一晚。平日里，这间房是杂物间，杂七杂八地堆着一家人长年用不着又不舍得当破烂扔掉的各类旧物。

这种时候，该上床休息的时辰，赵洪波和郑绪芳老两口却躲到平日不常进的、令人憋闷的阁楼小房间里，着实是件反常事。连张巧燕都觉得纳闷。

楼下的叫喊声和楼梯上的响动，惊动了阁楼小屋里的两个人。小屋门吱地响了一声，赵洪波出现在楼梯口。

郑绪芳紧跟着从小屋里出来，顺手将小屋门带上。带了一下没关严，她又稍一用力，将门拉得严丝合缝，只剩一丝细细的黄色光线，从小屋里漏出来。

她这一动作，让张巧燕愈加疑惑。

赵洪波和郑绪芳站在楼梯口。

紫月在楼梯上停住了脚步，仰头望着前公婆。

郑绪芳打破僵局，语气里满是小心、怜爱，也不乏担心，“紫月，这么

晚过来，一定有事吧？”

紫月的眼神冰冷，“我就来问一个问题。”

郑绪芳忙点头，“好，你说。”

紫月望着前婆婆的眼睛，“赵斯文在哪儿？”

郑绪芳的眼神稍有迟疑，“斯文……斯文啊，他在北京啊，怎么了？”

紫月竭力克制，“妈，看在你我婆媳一场的分上，能实打实给我一句真话吗？”

郑绪芳面露尴尬，回避着儿媳犀利的眼神，叹了口气。

她的神色悉数落入紫月眼里。

赵洪波无法接受紫月用这种态度对待长辈，痛心地问道：“紫月啊，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妈也一把岁数的人了，她能在你们小辈面前睁着眼睛说瞎话？我承认斯文确实是对不住你。他就是一浑蛋，我们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他没脸在家里待着，在青岛也混不下去了，离婚以后就滚到北京投靠他什么同学去了，这还能有假？你对他有怨有恨，我和你妈都理解，可不管你们俩闹到哪一步，在我心里，你都是我和你妈的儿媳妇，我们这辈子也就只认你一个儿媳妇，你怎么连你妈的话都信不过呢？”

紫月的声音结了冰一般，“不是我信不过妈，我今天来只为确认一件事：赵斯文究竟在哪儿？”

赵洪波迎着儿媳的目光，坚定地说道：“我再重复一遍，自从你们俩办了手续，我在家里一天骂他三顿，他没脸待下去，去北京找他那个做医药的老同学去了。半年多了，混得不怎么样，他还没回过一次家，每次来电话，只要是我去接的，我都特意看下一来电显示，是北京的新号码。今天当着你们的面，我要是说半句假话，老天爷在上头看着呢，就让我天打五雷劈吧。”

郑绪芳痛苦地瞅瞅老伴，伸手捂住老伴的嘴，“你这是干什么？”

张巧燕看了看郑绪芳的神色，目光犀利地质问：“雯丽妈，斯文确实在北京？”

郑绪芳没有正面回答，只是流着泪点头。

紫月嘴唇哆嗦，盯着郑绪芳，“前不久你们送来的那笔钱，是赵斯文从北京转过来的？你们确定？”

那笔钱不是赵斯文转过来的。送橙橙去康复中心的事，根本就没让赵斯

文知道。因为赵洪波和郑绪芳都知道，欠了一屁股债的赵斯文根本也拿不出什么钱。那笔抵押房子的钱，不光瞒着赵斯文，还瞒着紫月，之所以对她谎称是赵斯文凑的，主要是为了减轻她对前夫的怨恨。

虽然是出于善意，但毕竟是谎言，面对这个问题，赵洪波无法理直气壮地回答。他小心地解释道：“紫月，你听我说，不管那笔钱是不是从北京转过来的，把孩子送到康复中心，都是我们一家人发自内心的愿望……”

郑绪芳附和道：“是啊，紫月，时间不早了，你先陪你妈回去休息，别的事，咱们改日再说，好吗？”

紫月浑身都在发抖。

张巧燕也看到了郑绪芳脸上的异样神情。她再也无法忍耐，积蓄的怨恨再次火山一样爆发，“雯丽爸、雯丽妈，我真的很佩服你们，你们俩可以当演员了，一流的，说假话脸不红心不跳，也不怕半夜做噩梦？你们的脸皮可真够厚的，你们的儿子抛妻弃女，坑得亲家家破人亡，结果一转身就和别的女人过上了幸福生活，你们居然捂着良心替他打掩护？他根本就没有离开青岛，干吗欺骗我们说去了北京？什么去北京发展，都发展到橙橙班主任家里去了？黄婉萍的家在北京啊？浑蛋！一家人都是浑蛋！把我们害得这么惨，想一走了之？行，真行，可怜天下父母心嘛，我服！”

赵洪波闻言大吃一惊。赵雯丽也震惊不已。她与父亲面面相觑，如坠五里云雾中。

只有郑绪芳心中有数，她面露羞愧之色，眼神躲闪。

紫月盯着前婆婆，“妈，你知道？你都知道？你什么都知道却瞒着我？”

郑绪芳很尴尬，“我……天地良心，我真不知道他和那个女人在一起，要不是你妈在这儿说，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俩搞在一块了，他们俩是怎么搞在一起的？为什么是他们俩？”

紫月逼视着婆婆，“你不知道他和黄婉萍在一起？这么说，你是知道他没去北京？你知道他根本就在青岛？”

郑绪芳的眼泪流了下来，“作孽啊……”

赵洪波和赵雯丽都震惊地望着郑绪芳。赵雯丽着急地问道：“妈，到底怎么回事？我哥到底在哪儿？”

郑绪芳嘴唇哆嗦，说不出话。

有一次，赵斯文给家里打电话，正通着话，话筒那边突然传来了郑绪芳熟悉的本地新闻播报声。那个频道，只有在青岛本地才可以看到，那个女主播自荐名字的声音，郑绪芳再熟悉不过。她立即质问儿子在哪儿，赵斯文隐瞒不过，便支支吾吾承认自己在青岛。郑绪芳问他住在哪儿，为什么不回家，赵斯文说自己住在同学家里，想重新创业，但还没干出眉目，怕惹父亲生气，才对家人撒了谎。他恳求母亲替他保密。郑绪芳无奈，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天由命。这是事实，她只知道儿子眼下在青岛，但具体住在哪位同学的家里，跟什么人生活在一起，一概不知。

见紫月用这种眼神看着自己，原本对儿媳一家就心怀愧疚，此时更觉得无地自容的郑绪芳有一种和儿子沆瀣一气的罪恶感。

赵洪波厉声问道：“说啊！老婆子，你儿子到底在哪儿？他不是在北京吗？”

紫月的目光盯在婆婆脸上，“妈，斯文到底在哪儿？在青岛，是吗？”

郑绪芳颤抖着手，指指楼下的电话，“雯丽，给你哥打电话，叫他马上回来，给紫月道歉！”

赵雯丽道：“妈，哥在北京，怎么能马上回来？”

郑绪芳道：“你打，打电话给他，就说我说的，马上回来，解释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直到这时，郑绪芳算是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认，她知道儿子并不在北京。

张巧燕冷笑两声，“还做戏啊？你们这家人，真是太让我佩服了。到这种时候还演戏？配合得挺默契啊？到这种时候才想到道歉，有用吗？把人给杀了，道个歉命能还回来？那楼上房间里藏着什么？是不是赵斯文就躲在里面？”

张巧燕瞥了一眼阁楼上关得严实的小屋门。

赵洪波叹了口气，摇摇头不愿再做解释。

赵雯丽道：“伯母，我们为什么要演戏呢？上面特别窄，我哥干吗要躲在里面？”

张巧燕道：“那我就奇怪了，既然赵斯文不在里面，那你们怕什么？老两口干吗半夜三更不睡觉，鬼鬼祟祟地躲在阁楼小屋里？干吗一见我们来

了，就慌里慌张地把门拽上，还拽那么严实？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得上去看看，你们的话我没法相信，我要亲眼看看赵斯文是不是藏在里面。”

张巧燕边说边将紫月往旁边推，强行向上走。

郑绪芳忙伸手拦住张巧燕，哀求道：“亲家，别上了，上面乱得很，我们下去坐着，我给你沏杯茶……”

郑绪芳越是不要张巧燕上去，张巧燕就越是觉得阁楼房间里藏着秘密。没准赵斯文真的藏在里面。如果她真的把赵斯文给抓了出来，必定要亲手撕成碎片。

张巧燕钻了牛角尖，不探个明白不回头。她一把揪住郑绪芳的胳膊往旁边拽，“还有心情喝茶？我更佩服你了。行，你先去泡茶，我上去看看就下来。”

郑绪芳仍然试图阻拦，“亲家，我们还是冷静些吧，上面很拥挤，坐下都直不起身子，还是到下面坐着说吧。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一五一十告诉你们。”

“叫谁亲家呢？不记得了？你儿子抛妻弃女的那一刻，这一称呼就已经被你儿子掐死了，死了，永远灭亡了！你给我让开！赵斯文！赵斯文你是不是藏在阁楼里？如果你还是个男人，你就给我站出来！别缩头乌龟一样缩在窝里让人瞧扁了！”

“紫月妈，我们下去吧。啊，下去……”郑绪芳一副乞求的语气。

“没听到吗？让开！”张巧燕用力一推，由于急于上楼，力量用得过大。郑绪芳毫无防备，一个趔趄，身体失去平衡，脚底一歪，扑通一声闷响，整个身体轱辘了两圈，栽到楼梯下。

“他妈！”一直沉默的赵洪波大惊失色，措手不及。

赵雯丽惊叫一声：“妈！”

紫月吓呆了，一时手足无措。

张巧燕冲进了阁楼房间。里面没有人的影子，更没有赵斯文。郑绪芳说得没错，这间小屋确实拥挤。里面堆着几十摞刚刚订好的鞋盒子，一摞又一摞，从地板顶到天花板。

原来老两口半夜三更不睡觉钻到阁楼小屋，在干这个事。

郑绪芳的呻吟声从楼下传过来。

张巧燕那颗一走进赵家大门就变得坚硬冰冷如铁石般的心，瞬间狠狠地抽搐了一下，钻心般地刺痛起来。

3

郑绪芳摔在地上，像烂泥一样，浑身无法动弹，腰部疼得似要断裂，硬生生地疼出了眼泪。在等救护车时，赵雯丽拿起手机，要拨110报警。

“夜闯民宅，无理取闹，出手伤人，欺人太甚！”赵雯丽哭着指责张巧燕，“我要报警！”

郑绪芳身体动弹不得，但头脑清醒。她忍着痛，流着泪呵斥道：“雯丽，你还嫌不够乱啊！”

赵洪波夺了女儿的手机，训斥道：“行了，行了！快别添乱了！”

不得不承认，张巧燕的行为确实过分。但无论如何，有儿子赵斯文的过分行为在先，论到伤害，赵斯文对程家人带来的伤害，就算被警察抓起来判个几年牢，也不为过。可儿子并没有受到惩罚，相比之下，张巧燕激愤难控，失手伤人，并非故意，情有可原。

赵雯丽蹲在母亲身旁，不敢乱动，心疼地喊了一声：“妈！”

郑绪芳呻吟着，流着泪说：“如果从楼梯上滚下来能够替你哥赎罪，让他从此不再遭人怨恨诅咒，别说这两层楼梯，就算十八层地狱，就是摔个瘫痪，摔丢了这条老命，我也没话说……”

救护车到了。

郑绪芳被送往医院。伤势远比预想的严重。第五节腰椎严重受损，连夜被推进手术室。手术风险较大。如果手术失败，伤者有可能终身瘫痪。但如果因风险而不手术，或手术不及时，伤者将就地瘫痪。两害相权取其轻，赵洪波颤抖着手在手术单上签了字。

赵洪波、赵雯丽、紫月和张巧燕，四个人在手术室外，忐忑不安，担忧焦虑，苦苦煎熬了四个半小时。这期间，赵雯丽不停地走到走廊拐角处，拨打赵斯文的手机号码。一个北京的新号码，一个去北京之前的青岛旧号码。两个号轮换着拨，却一个停机，一个关机。赵雯丽嘴里不断地痛骂。对母亲受伤的担忧和焦虑，此刻全都化成对哥哥的愤怒和痛恨。

直到天亮时分，医生从手术室走出来，告知手术成功，但伤者需要卧床静养及轮椅代步至少半年方能彻底恢复时，一行人才松了口气。直到郑绪芳转入病房，赵斯文的身影才在医院出现。

清晨的医院静悄悄的。当赵斯文从走廊一端匆匆走过来，一直沉默的赵洪波看到儿子第一眼，二话不说冲了过去，揪住儿子的衣领，劈头盖脸打起来。

“爸！爸！你别激动！”赵斯文拿手护住脑袋，拼命躲闪，“你听我说！”

“我说过，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赵洪波怒不可遏，一巴掌扇在儿子脸上，扇得儿子身子一斜。他又一脚踹在儿子屁股上，“有你这样的儿子，我在人前抬不起头！”

有护士从旁边经过，吓得目瞪口呆。

原本打算只要哥哥一露面，就扑上去对他拳打脚踢，看到这种情景，赵雯丽只好作罢。她瞅了一眼哥哥，只是冷冷地看着，并不上前拉架。

赵洪波继续骂道：“你个王八蛋！我上辈子没刨人祖坟啊，老天爷干吗用这种方式报应我？我怎么养出你这样的浑蛋儿子？你害了人家紫月爸，你还害了你妈！你把你妈给害了，你知道吗？”

“我妈怎么样了？我妈怎么样了？”赵斯文焦急地往病房里走。

“你还知道你有妈啊？”赵洪波怒骂，“如果这次你妈有个三长两短，我非抽死你！”

赵斯文现身后，在医院守了半夜的张巧燕，拉起紫月的手离开了。这时候两个人都已经疲惫不堪。

病房里，赵斯文跪在母亲的病床前。郑绪芳的脸扭向墙那边，眼泪哗啦啦地流，不愿看儿子一眼。赵雯丽要么不看哥哥，要么对哥哥怒目而视。赵洪波没好气地呵斥道：“给我老实交代，这些日子到底在北京还是在青岛？说！说一句假话，小心我敲掉你大牙！”

“妈……”赵斯文只对病床上的母亲低低地喊了一声。

郑绪芳仿佛没听见，不理睬。

“对不起，妈。”他又道。

郑绪芳张了张嘴，“别跟我说对不起，跟我说没用，你都干了什么？你好好反省反省，你该给紫月赔礼道歉，给紫月妈赔礼道歉！”

赵雯丽在旁边嘀咕了一句，“人都死了，道歉有什么用啊？”

她指的是紫月她爸。她知道在紫月和张巧燕眼里，是赵斯文害死了程建军。

可这一句在赵斯文听来，犹如惊天霹雳，吓得他浑身哆嗦。稳下神来，他狠狠地瞪了妹妹一眼，压低声音呵斥她：“胡说什么？”

赵雯丽道：“我哪个字胡说了？”

赵洪波呵斥道：“少吵一句不行啊？”

郑绪芳又落泪了。

兄妹俩都闭了嘴。

4

赵斯文离婚后确实去了北京。他告诉黄婉萍，出去一为避避风头，二为闯闯前程。待一切风平浪静，再回来找她。黄婉萍想想他说得有道理，便没有阻拦。他去投靠一个在医药公司当老总的老同学。以前老同学失意而赵斯文得意的时候，赵斯文给过老同学不少实打实的好处，后来老同学在北京混大了，还曾邀请赵斯文前去“共谋大事”。当时赵斯文在岳父那一亩三分地正顺风顺水，便婉言谢绝，老同学还表示惋惜。所以去之前，赵斯文成竹在胸，心想即使不能像过去许诺的那样给他高职高薪，但在公司安排一个位置让他安身立足，该是最起码的保障。然而事与愿违，恰恰他认为最有胜算的事情却完全失算。老同学听说他来到北京，态度大变，以自己人在机场马上就要出国考察为由，拒绝了见面。赵斯文在北京耐心等了半个月，老同学终于从国外回来，但仍千方百计回避见面，更不用说请他到公司任职了。以赵斯文的推测，老同学或许听说了青岛这边发生在他与岳父之间的事以及他的婚姻变故，考虑到他现在已经“无用”之人，所以才对他不理不睬。赵斯文大骂老同学忘恩负义。但骂破了天，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在北京吃住成本都很高，处处要花钱，待了一个多月，他也试着去找了找工作，结果是高不成低不就。人生地不熟，要人缘没人缘，要资源没资源。原本在公司当管理